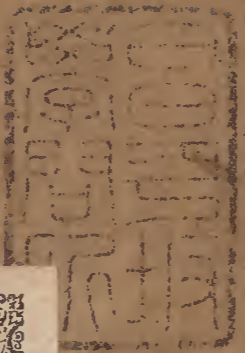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sup>甲</sup>八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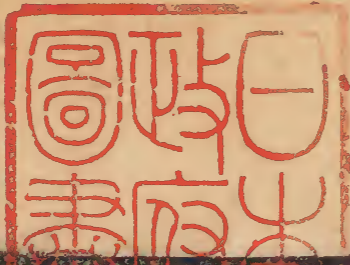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七	五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三	七	五	漢
冊	架	函	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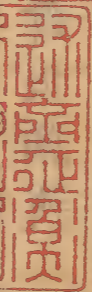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5	
冊數	12 ( 2 )		
函號	371	23	





夙興語小引

淺草文庫



豫章學者有二門庭焉。一曰程山。一曰易堂。兩先生  
 者。各有所主。程山主氣節。易堂主經濟。二者體用兼  
 資。不可偏廢者也。使言經濟而不本于氣節。則其久  
 也。或流于雜霸而不自知。是氣節之學較之經濟為  
 尤重。甘子健齋程山之翹楚也。所著夙興語。雖不過  
 若干條。然字字箴規。言言藥石。誠能遵其語而守之。  
 于以入于聖賢之域。亦何難哉。夫所謂夙興者。猶之  
 乎雞鳴而起。云爾。人人有夙興之時。日日有夙興之

候清明在躬一物未接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誠能于此而守其良心俾不致為旦晝之所牴忤則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可為若人咏之無如世道人心日趨于偽一為舜之徒一為跖之徒其相去不啻霄壤無他孳孳為善與為利之分耳帝堯之世日出而作耕田鑿井不特無所為利亦並無所謂善人之生斯世者咸相忘于夙興之頃胸次襟懷光明俊偉如日之出于咸池而升于扶桑寧猶有夜氣不足以存者乎噫亦何幸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八

新安張潮山來輯

三原孫枝蔚豹人校

夙興語

南豐甘京樾齋著

講學當有言出而躬不逮之恥教人當有不言而存德行之實

的然者之見在一身闇然者之見在天下  
的然者之見在一時闇然者之見在萬世



廉無咎三字。可以治生。靜無咎三字。可以養生。真誠者必有應。凝靜者必有養。寬厚者必有福。勤儉者必有成。程山夫子益以四語曰。嚴敬者必無失。廉謹者必無咎。詳慎者必無悔。謙和者必無辱。生死有定數。惟任醫者。作不得此語。貨殖可衡命。惟學道者。作不得此事。

善必福。福必禍。天之道也。人之所以信天也。善不福。福不禍。天之變也。天道之不可測也。人所謂善者。或有隱惡。而天不之福。人所謂惡者。或有隱善。而天不

之禍。人之隱也。人事之不可測也。天即禍善。而吾必為善。天即福福。而吾必不為福。此以人之常。定天之變也。天之福善。其常不福。善其變。然斷不因為善而得福。天之禍福。其常不禍。福其變。然斷不因福而得福。此不以天之變。疑天之常。乃真能信天道。而盡人事者也。

勉君子為善。唯恐近名。勉世人不為惡。無妨近名。彭躬菴曰。洗滌一片潔白好心。可以對天。摩挲一雙徹亮眼光。可以識人。煅煉一身通敏透妥本領。可為

世用京廣之曰。浣濯一段雪白行藏。可以見信于人。淘汰一片冰冷腸胃。可以無干於世。調養一副春風和氣性情。可以涵育同儕薰陶後進。果有陳仲舉之志氣。則可不灑掃以待賓客。否則必狼藉大甚。果有李文靖之性行。則可臺前花欄壞。見之經月不一言。否則必冗闕不堪。果如郭有道之儀範。則可以行宿逆旅。輒自灑掃。否則不過爲潔癖。果如裴晉公之風度。則可以治絲野堂。爲涼臺燠室。否則荒宴歲月而已。

才力智慮之人。不可無慈祥之氣。以養其福。富貴聲望之家。不可無渾樸之子弟。以存其元氣。人之著述。每成于晚年。人之品行。每敗于晚節。惟聖人無可短長。凡與君子居。亦當見其所短。與小人居。亦無沒其所長。天所不施。人能施之。人所不報。天能報之。人之自知。有如耳鳴。人之不自知。有如鼾聲。遯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決於遯則吉。不決于遯則否。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安于困則亨。不





子竟不能得之于其父者。往往有之。此非其父之果不可與語也。亦以積威所在。為子者不敢漫然出于嘗試之一途。故寧隱忍而安之耳。其反乎此者。又或姑息之愛過深。遂任其所為而莫之禁。卒至率意妄行。流為敗類。然後名而訓之。則又悍不奉命矣。稚黃毛先生著有家人子語。所言皆家庭骨肉之際。人所最難言者。皆能曲折而出之。以通彼此之意。既不寬于卑幼。亦不徇于尊行。無非平心中庸之論。蓋舉情與法而衷于理者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九

新安張潮山來輯

萊陽姜實節學在

家人子語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濶。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未由自効。不如孝弟二字。較為切近。抑畏馴謹道之基也。若舍弟而冠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為高視雄談。盛氣躡進者有之。本基濇矣。昔人云。常廻思在母



腹時景象。則藹惻之情。油然而生。故古人之舉。多在孝弟。亦云孝廉。夫舉以爲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且廉忠。將焉往。

孝弟非徒言與徒心也。須其實志而力以行之。貌而無情。與有心而姑待者。皆無當也。要當實體親心。實守親訓。臨財實讓。遇忿實受。飲食如初筵之禮。嚴賓不敢不祇進。容止如小民之遇官長。不敢不起立。充類而進。細大以之。始須力勉。終臻自然。樂則生矣。斯其效矣。日用之際。咫尺之地。而行之能至。守之能純。

躋聖賢之域。而通天地之心。天下之至高明博大者。又孰能外於斯。

啜菽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足終事。蓋親望其子。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曾參之道。當以責已。而季子之遇。不可怨親。必兼而有之。以事其親子道。其庶幾乎。

君父非要名之地。此言爲忠爲孝。不可求名也。近有朝士。出處不審。而其子上書諫父。引義慷慨。錄稿示人。人多稱之。余謂父子晨夕。時時可以泣諫。何必上。

書避人焚草事君且然書又何必錄示人也此則不徒以孝親要名直貶親以要名耳心術尚可問耶君子存心聖賢論人總要于此等處推勘倘此等處推勘不過卽巖巖氣節總落空虛耳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此天地鬼神以此試其人而鍊之也處此者稍有蹉跌則被以大惡之名而不敢辭聖賢禽獸之關于此乎判能善以濟之而不失其正則可謂讀書難字過矣當如行叢棘如度危橋如涉灑瀨之如僕如立萬仞之

顛而趾二分垂在外倚伏進退喜怒啼笑總弗輕用而此中一主于中正毋稍詭移也庶乎獲濟而可以告無罪又當觀古聖賢之善處此者以通其窮當死則死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漢高祖愛幸戚姬及如意又以姬日夜啼泣幾欲以如意代太子反致如意母子俱慘死呂后欲立惠帝計甚深曲然惠帝得立而反貽諸呂與惠帝諸子之禍方四皓之計得行而東廂側耳跪謝周昌時豈知因此滅父族與已諸孫耶然則自爲者反以自貽其

害者也。薄姬母子非嫡非寵，本無意于天下也者。而顧竟得之，使如意無寵，其母子或可免。使惠帝不得立，則呂氏亦未必有此烈禍也。歷觀前載，此類甚多。故君子處人倫之際，卽有盤錯，但當守之以理，權之以義，小其心而大其量，直其道而紆其方，其濟與否，有命存焉。挾私行巧，有害無益。蓋天意之倚伏不測，總非人之所能爲者也。

兄弟爭財，斯惡矣。至有因爭財而更不惜財以相訟。至于兩敗者，叩其情曰：吾以競氣，寧窮耳，不知忿氣

固不可競。况臨財能讓，乃人之美德，亦何謂輸氣乎？讓財之爲美于朋友，且然。况兄弟乎？已財且當讓，况父母之遺乎？而爭分者，往往不肯低昂銖黍，以相犄角。至于骨肉相傷，財盡家破，而適得不孝不友之名，以爲世非笑，何氣之能爭也！良大惑也。近有兄弟二人，而盜發其母塚，棄骨于郊。弟犇告兄，欲共歛錢爲更葬具。兄一錢不吐，弟泣曰：兄在，弟不敢獨爲。今兄如此，譬如母獨生我，而敢他誘耶？竟自拮据葬其母，可謂孝且弟矣。狗彘豈食其兄之餘哉？又有分貲者，

物皆中開。配搭已鈞。獨藏書不便配搭。因人取半部。皆不完。又有古審器一枚。甚美。彼此意不相讓。便撞碎之。後二人皆行乞。設心如此。亾慮不窮。

古人胎教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孝友習之。端慤蓋穉。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爲主也。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第。當不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云諧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爲笑樂。稍有知識。

故作譎辭。誑之爲戲。此等皆斲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迴之勢。

生分大不祥也。而世人爲之者。大率由于貨財。妻子耳。旣擁財而妻欲自如意。遂欲遠于翁姑妯娌。其夫惑之。遂亦欲遠于父母兄弟。夫雖不盡孝友。亦其妻陷之也。然婦女義理不明。孝順和睦之道。必父母預教之。而猶患其背。每見世俗惡習者。不但不教。而且峻之助之。又有爲女擇家而求獨子者。謂家財將來

獨得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今且求無翁姑者謂一過門便可作主母耳夫女子未嫁而父母先有代之死翁姑斬手足之心卽此一念已入于獸矣是猶胎教而卽種以不善之根也安望其女子歸之後能孝順和睦也然則人習于不祥者其由來蓋亦遠歟

願子弟學龍伯高不願子弟學杜季良此馬伏波家法也摘紫羅囊焚之此謝太傅家法也不許婦女作時世粧此司馬溫公家法也子弟居官而墨斥之墓

廟死不容入此包孝肅家法也包公此訓尤爲嚴切至華歆整嚴之軌陳顯達塵尾之訓非無可采而身爲亂賊卽作法于涼莫大于是故不取焉

諺云不癡不聾難作家翁此言薄物細故當從寬大也又云當家三年狗亦怪此言任家政者秉家法當防萌剔弊不得養奸奸必治毋姑息小人惡法故怪之者多也二語亦互相濟者也充此義以治民則癡聾之說卽詩媚于庶人是也狗怪之說卽書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亦有因其時勢而偏重用之者

漢文帝之休息曹參之清靜重寬者也。子產教太叔之治鄭。諸葛公之治蜀重法者也。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此不但爲國者處家亦然。凡奴隸賤人于晏閒醉飽之餘。或辭色之偶及。皆能巧發微中而貽害。况寄耳目于此輩。以訶察骨肉。是使疎間親賤妨貴也。浸潤膚受。必無有不行者。馴將釀成莫大之禍焉。蓋小人性喜生是非。爲搬謀一也。受人嗔惡。借以復怨二也。迷惑主人。邀歡倖賞三也。構成嫌隙。于中可以取事四也。貌愚而內狡。主人易信之。

五也。狡而實愚。不顧後害。故敢殫極其鼠技。六也。聽之者曰。我高明而自能裁度者。是自欺者也。必無幸矣。如果有謀幹者。與之圖維外事。或可耳。若間親妨貴。則逆道也。主人始亦非欲如此也。皆寄耳目于此輩之過也。而其端必自晏閒醉飽始也。

父子之恩。天性也。故子事父。莫如誠。而父待子。亦莫如誠。世乃多有猜其子者。子非甚不肖。苦相疎隔。不加信用。凡百反與外人及奴輩謀而行之。何也。此皆愛根爲之也。其愛根有三。一則過于愛生。二則過于

愛財三則過于愛子。過于愛生者老冉冉至矣。見子長。大家政有當傳之勢。而反不憚。故不欲其子與聞家務。政如後世人主諱言儲貳。所謂置朕何地者也。過于愛財者。恐輕于付托。致有耗損。何者。意他人不敢負我財。而子耗吾財。無取償之勢。過于愛子者。望子過深。求子過備。恐其略有蹉跌。恒欲其十全。而後用之。又恐子知我藏。因而生奢。故恒欲諱富于其子。此三愛者皆失也。由前一愛論之。固是老人之愚。由後二愛論之。亦未爲得策。何也。蓋委事于他人。而子

不與聞。以疎間親。原非順理。且人子苟非大惡。未必便至背親。而他人反面相背。十常八九。乃不信子而信他人。此惑甚也。遂有扇鑰托諸奴婢。錢財置諸別室。與人有商。則屏子。而後語。致生爲人負。慚其子孫而固諱之。一朝而死。則財委散于人。而子末由致詰。或更興爭端。所謂愛財而喪財者也。且子才非天縱。多由練習而練習者。必歷諸實事。而後有造。故愛子而欲其有成者。恒當俾之以事。而試諸艱。才能辦者。當復何憂。才不辦者。小失加教。大失加懲。皆以動心。

而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乃平時置之閒地而望其他日歷練老成。彼安能乎。遂有豢養終身而直同于圈牢之物。華動者且必驚外而生奇衰。且平日待子既鮮情實。一朝果有憂虞而相告語。子亦必且漫然聽之而不見信。所謂愛子而害子者也。夫財利其小者也。父子同心不可暫乖者也。乃致以三愛之故。薄性傷慈而致子于不肖。則失之大不可不察也。必也歡娛互語。憂戚互告。盈縮互算。險夷互慮。事無大小。必與子偕而使之與聞焉。可代者則竟使之代。既

油然相愛。又坦然不疑。則父心一子心也。如此而子猶自吝于親。則真不肖也。然亦寡矣。夫子于親談笑不能得其裏言。行事不能知其首尾。瞠目侍立。略同旁人。雖欲代勞以爲播種。勢豈可得。而旁觀者又譏其不宣力。一朝事至。無能措手。則父又怒之。此亦子道之無如何者也。雖然樂將順者。人之情也。彼事親者。或未能焉。乃祈富貴人之親任者。其歡承共奉。必工于其子。此人往往愛婿已而遠其所生。有由然也。夫爲人子而歡承共奉其親。乃不如祈富貴者之人。



亦子之過也。財利其小者也。

他端之惡名可受。不孝之名難受。他人之毀言可辯。父母之言無辯。失他人之心。猶有可爲。失父母之心者。更無一可爲。事父母者。固當兢業。而父母之慈者。亦當淡念。此成就厥子。而勿輕致子以大惡之名也。夫怒而撻之。糜爛其血肉。其小者也。每見爲父母者。曠其子。至爲決絕之形。或屏絕血味。或去離家庭。或欲祝髮爲僧。或令宗祝祈死。或號泣于宗廟。或跪拜其子孫。或值嘉禮而距戶不出。或有疾病而糜藥不

進。凡茲之類。約略如斯。親朋駭愕。郡邑喧沸。致子內無以爲心。外無以爲人。終身蒙詬。弗可湔洗。雖忍死而徒具其形耳。此天下之極刑也。苟非至極。疇忍以之。而世之父母。往往率爾用之。反若重視鞭撻。而輕視此何歟。夫君與民。威素肅也。而孔子猶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此言爲政不可以驟嚴也。况子之于親。恃恩有素。笞詈且寬。于平日而冰霜陡峻。于一朝有無所措。其手足而已。諒爲慈親者。宜加審思者歟。予之言此。以戒人子。不可恃平昔而玩。





由辨沃土瘠土之所以分。論古則不可好翻成案。以快一時之私。士風則不必虛談名節。以扇一世之俗。治心則當去機變而從事于經。執邊慾則當慎初起而返存以養生。所語如此。是即小可以見大。積小可以成大。言小可以喻大。不誠聖人之徒歟。吾竊怪夫世之為語者。或高談性命而淪于佛老。或妄言經濟而流于申韓。苟語以尋常日用之道。則鄙為卑之無甚。高論以視吾稚黃之所語。其得失為何如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雲間 周 鼎 軒三 校

語小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聖人論仁。其精微可知也。而終不離乎視聽言動。則知必無舍器而可以修道者也。且終不離乎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則知必無略迹而可以治心者也。治心者先忘活。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功夫。

如明理克欲之類。皆有實效。若縱令此物變動無常。百樣功夫俱無所設。譬如人有一器。欲加修治。必將此器架定。然後可以用力。若任其動轉。則治之者何從措手。定心之法。先從事于穩執。而去機變。直將平時透熟。蹊徑着緊。塞斷此處。既通行不去。漸有轉頭之幾。正路可望矣。

欲念初感。朦朧而生。雖動于至微。而內觀皆可以自驗。人但于此處謹而遏之。勿容其透發。則不第能使塵情不熾。其于身中神氣。皆有裨益。蓋人之欲念。卽

是生機。順而出之。則以自耗。返而存之。則以自滋。譬如熟飯蒸氣。而以蓋覆之。則氣反成液。而下滋于飯。此理固然。人但不察耳。故存心卽所以養生也。所謂欲念不盡。爲食色之類也。凡意思略有歆趨慕著處。皆是。

心之官則思。思之來也。淳焉。氣亦隨之。此時雖用之。無大傷也。思盡則氣亦盡。此時利用息。苟更強用之。則所用者非復思。乃神。思盡故也。非復氣。乃火。氣盡故也。勞神而動火。重傷心矣。重傷心者。必大病。惟言

亦。然。故。善。養。生。者。未。能。一。無。思。也。思。來。而。後。用。思。未。盡。而。先。息。未。能。一。無。言。也。意。來。而。後。言。意。未。盡。而。先。默。故。常。養。其。用。于。不。盡。之。藏。也。不。欲。思。強。思。者。傷。心。必。多。不。欲。言。強。言。者。傷。氣。必。多。故。善。養。生。者。慎。之。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使。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自。知。其。非。耳。然。則。知。過。亦。難。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亦。鮮。矣。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于

聽受也。

修身必須擇友。而擇友又必須修身。若身之不修。則友必不可得。而擇何也。不但賢友不來見親。以我之心術邪亂。氣味穢濁。一遇匪人。自然同流合污而去。此如葱蒜之臭。唯不食葱蒜者聞之。如我已自食葱蒜。則與之相化。烏能聞其臭也。且以爲芝蘭之雅。不過如此。至于值端人。聞正論。反格格厭惡之。更施之以刻責詆毀。否亦貌從而心迕。所必然也。故其趨愈下。而終不揅。然則因不修身。不能擇友。友愈雜。身愈

墮矣。故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又曰不知其人。視所與遊也。人生亂世。愈不肖。愈多黨。愈近道。愈無朋。此處必須具定力。要有獨立不懼之概。方能成德。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一人知己。亦可爲鄰。否則尚友古人。亦鄰也。所以有朋方來。與不知不慍。子亦兼言之耳。朝廷之上。專重氣節。而薄功名。亦能誤國。蓋以虛聲之士。易自托。而有用之材。皆瓦解。此大憂也。使賢者而操國。是亦不可不知也。

世有似厚而實非者。有三弊焉。專于容渾。而綱紀不肅。安于孱懦。而體勢不振。狃于晏靜。而錮才智者。不得用。此三者。隱禍之所由中。而大亂之所由滋者也。其人方且自托于厚。而安之。人又羣目爲厚。而譽之。豈不誤人家國事哉。

君子小人。不可以不早辨也。唯能早辨。故能預遠。小人而不爲其所誤。然小人有二。市井之小人。易辨。冠裳之小人。難辨。彼其能標名節。操是非。而致聲譽三者。與君子無大殊也。唯一涉勢利二字。則龍蛇見血。

本質畢彰。判然與君子殊。而與市井之小人無二矣。雖然。方其操三術之時。中藏亦復不難窺也。特世少有識而寡欲者。故甘爲所欺耳。蓋于名節也。君子闇然而彼囂然。其操是非也。君子持公而彼任私。其致聲譽也。君子修身而彼植黨久矣。其大殊已。應嗣寅云。以王介甫之辭榮甘澹。未嘗涉勢利也。而終不免于小人之歸。况于此不謹乎。是以君子兢兢于檢身防口。而不敢自必其爲君子也。

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孟子曰。苟無恒產。因無恒

心。皆言富而後可教也。獨敬姜云。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嚮義。何也。蓋沃土之不材。富而不教。瘠土之嚮義。勞以生其富。而且教之也。然則聖王非故欲勞其民也。欲使長有其富。而教乃可施耳。富而後教。理終莫易。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庸人之情有三變事。未至時。人人逞說事。已至時。人人避難事。過後時。人人居功夫。庸人不足道也。而無如其多。國家事但值此三變。則何慮不敗。人品到最高處。欲如華岳削成。峻不可陟。然當人倫。



盤錯之際。亦有透迤曲折而濟之者。至此則專峻者當別論焉。人品到最厚處。欲如太和元氣。渾而無間。然當大義攸關之日。亦有斷割斬截而伸之者。至此則專渾者有遺譏焉。

論古不詳審是非。專好翻成案。以快一時之吻。最是壞人心術。彼奸邪暴著于後。使人聞聲而生羞惡之心。忽矯為奇論。以易衆聽。則中材怠于慕善。而小人將肆其不肖矣。不可以不慎也。翻案者如以王敦為可兒。以秦檜為再造宋。以武后為能行非常。惜王介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

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為治貴去華而就實。然華之近惡者易見。華之近美者難知。易見則害小。難知故害大。如風俗奢靡。民情游佚。此其惡之易見者也。如虛談名節。矯飾風尚。扇一世之士而犇走之。而按其中絕無慥慥篤實之意。此華薄之尤者。而反有似乎賢人君子之所為此惡之難知者也。世風習俗一入于此。則士心為喪。國脉不延。其貽害也甚大。識治理者。決宜于此。深加扶抑。轉移之力。而不為所誣罔。其于去華就實之意。當庶

幾已。士君子遘鼎革之際。出處大要斟酌若干。先朝未嘗仕者。新朝自不妨于出。不必過爲孤矯。誠慮高節之不終。卽終于不出。而委蛇犇騫。或更有甚焉者。豈不自相矛盾。而反貽其誚乎。然又當以親斷之。若向嘗仕。而親欲我之貳心者。從令卽非人臣。向未嘗仕。而親期我之祿養者。違命卽非人子。論定于已。仕未仕。而又權衡君親之間。士君子之出處可決矣。至若親有偕隱之操。或親亾而可以自行其志者。斯又當別

論焉。

事。但師古者。無不高妙。如學書者。摹時手。不如摹先輩。摹先輩。又不如宋唐人。宋唐又不如晉魏人。故書家。但略得晉魏人意。便自不凡。况濂造之者乎。畫家亦爾。爲詩者。欲源本于三百。楚辭。漢魏文。欲本于六經。左史。技術家。如鑿。必須先熟內難。二經。神農。本經。仲景。諸書。治方有法。否則終是粗工耳。爲人當學堯舜文。孔。古人信非迂夸也。古慎言之誠多矣。又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言

當慎不可無也。每有多却一言而債事者。亦有少却一言而債事者。故不當言者不可恃勇而敢于發。必當言者又不可自沮而偏于默也。嘗論記云。有餘不敢盡。是指言也。而古人儉德避難。慎毋為好。是行亦不敢盡。處不足不敢不勉。是指行也。而子產有辭。四國賴之。孟子好辯。本不得已。是言亦有不勉。處。

跋

世之為大言以欺世者。固不足以與于君子之林矣。亦有聽其言則忠孝曲謹。恂恂雅飭。及考其行事。則又如泛駕之馬。躍冶之金。然則語小者亦有不可盡信者耶。此聽言觀行。孔子論人之法。誠可行之。而無弊也。若草薦先生。則可謂言行相顧者矣。心齋居士題



其肺肝久已非人。雖有倉公扁鵲無所用之。然則甘子所云。蓋猶賢者之病。原有可治之道焉。即不服藥。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亦有生機存乎。其間于此而養之。尤易為力。所慮服藥之後。病或稍愈。遂投其石而不復用。則是孟子之所謂。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者。違禽獸且不遠。尚得自號為人乎哉。夫治于病後者。亦不得已焉耳。苟能防于未萌。則心即為藥。又何牯亾之慮之有。吾願世之已病及未病者。咸購此藥服之。慎毋畏其苦口也。心齋張潮謹

昭代叢書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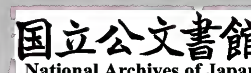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吳陵 黃泰來 交三 校

心病說

南豐甘京榘齋著

一或獨居端坐。或對人端坐。或端坐讀書。心之所思。不專靜精警。而驚於他所。曰馳馳之久而。懵然欲睡。曰昏。此標病也。其病無根。但以動緣馳逐已久。不



能入靜而其症遂見。

一或閑居劄記擬度事務。繾綣難屏。或讀書作字。耽著不釋。或應事接物。固滯莫化。曰逐。

此標病也。其病有根。詳下條。

一或飲食之欲。或牀第之欲。或名譽之欲。或貨財之欲。或宴安之欲。或好勝忿怒之欲。或居室衣服器用之欲。其念過於天理之中正。曰邪。邪而從其所之。曰縱。邪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而理卒不能勝欲。曰徇。

此本病也。其病在根。或一症獨發。或數症並發。不拔其根。治標無益。而徇病尤重。徇久則心死。

一或清夜平日。或閑居。或讀書。或對師友。一念思欲振警。而旋復頹靡。因循悠悠。甚則甘於自諉。曰懈。此病在標本之間。須標本並治。又須最先治。能治此病。則百病自除。

已上馳昏逐邪。縱徇懈七病。以一方療之。曰主敬。平時調養之方。曰靜攝。

魏叔子原評 精切之極。覽之通身汗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

孟子云。養心莫善于寡欲。蓋為無病者言之也。又曰。求其放心而已。為有病者言之也。故無病則當寡欲。以養心。有病則當求其放心。而總不外乎夫子克己復禮之云。彼釋氏唯欲死其心。嗚呼。心其可死乎。甘子此篇。蓋欲人此心在腔子裏。常惺惺而已。心齋居士題

名代叢書 心病說跋





輩從未一膺其鋒。卽道聽途說者。覩其言規行矩。亦不便以機械之見聞相告也。至于經濟之學。大都紙上談兵。尤屬無用。寧都魏叔子先生則不然。先生文章道義。久已推重人倫。而交遊之廣。閱歷之多。亦復超軼流輩。凡兵刑賦役之所宜。營造興革之所重。與夫人情之公私向背。境遇之難易險夷。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故其筆之于書者。皆實實可見。諸施行非徒托之空言者可比也。旣不失之迂。亦不失之泛。寧不當奉爲菁蔡乎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二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同里 王 燁 鹿田 校

日錄雜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楊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叔子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天道後起者勝。毋爲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爲人後。後毋爲需。先毋爲驟。驟必霆逐。需必蟄伏。語曰。迫而

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

豫且之龍以魚服受困。此下替之速禍也。澤中之麋以虎皮名攻。此上僭之速禍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好貪之速禍也。烏賊騰墨漁父從之。此用智之速禍也。蟻欲辟水而鸛已鳴。堙鵲欲辟風而童子探其巢。此遠憂過計之速禍也。

叔子與季子遊乎翠微之麓。棘花離然如錯錦。季子曰。諺曰種花不種棘。棘不已花乎。曰。世有培克而行施濟。取非其有以崇奉鬼神者。皆棘花也。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脉。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

東房伯子焚其少時之文。曰。是不足觀人之觀之。以爲是。魏伯子也。叔子曰。吾今而後知人之不可以輕議人。見且不可而况於聞乎。凡人止見已然之利。聖人能見未然之利。已然之利有限。其數少。而取之者多。故爭未然之利無窮。其數多。而取之各給。故讓是故經國者。貴使民與未然之

利也。

臣不能以無功居功。君不能以有功論罪。此古今功臣所以鮮終也。

吾向交程山先生。和平春容。能使燥氣者當之而平。勝心者當之而伏。及交藥地大師。能使才人見之自失。愚者見之自喜。

有以人愛人者。有以我愛人者。以人愛人。惟恐他人之不愛此人也。以我愛人。則惟恐他人之愛之。花生蟲。蟲化蝶而采花。糞生蠅。蠅生蛆而嗜糞。君子

於此知教子之術。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治淫亂之罪。林夏叔曰。宮之刑。必於淫人乎。叔子曰。是必有科。人與人三犯而及宮。服屬者遞重之。至於殺。

末季官無大小。皆不稱職。然自宰相至倉驛吏。猶皆各有所事。卽至不肖者。亦必十之一二。功在君民。若學官。則自增索贄禮外。別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名無實者。莫此為甚。建官之法。教化之道。可不思所變計乎。

人才有四。一曰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贊治。辟之大宅朽壞。勢欲傾仆。支撐補葺。東扶西傾。才小者無更造之智。性仁者不忍棄一椽一瓦之用。造亂之人。才大而性殘。但取快意。無復顧忌。辟則一炬以焚之。舊宅制度物料。蕩然無存。然瓦礫狼籍。荆棘叢蔽。豺狼狐狸伏走。人不可居。撥亂者。焚荆棘。除瓦礫。殺豺狼。逐狐狸。平定基址。堅築周垣。致治者。然後爲之。定宅宇。高下廣狹之制。興造緩急先後之宜。擇梁棟椽題之用。全宅規模。秩然於胸中。贊治者。則爲之。

斲削塗墍。輦運督察。或任一事。經一面而已。用人者。知此。則審勢以用才。量才以授事。不至才違其時。任違其才。以取禍敗。用於人者。知此。則學問講求。交遊歷練。皆於才之相近者。孜孜從事。不至智小而謀大。虛願而無成。已然四才者。有相爲之勢。亦有相兼之能。不可一律拘也。或謂造亂亦須學問乎。曰。吾見喜亂之人。有守田廬。好名譽。戀色貨。徇格例。牽姑息者矣。所謂奴才作亂。自取天殃耳。此無學問講求之過也。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偽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為經濟題能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矣余當乙酉間作制科策欲以四書五經命題而以論策制體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予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辟殺不

能戴屋而辟焚有屋則流亾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聖人言仁多矣何謂罕曰古聖賢之言仁多言其及人者若以仁為心體為全德則自孔門始標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矣初未嘗言仁何物也然則罕言之仁蓋仁體與

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為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

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刑名責實之術反有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彭躬菴曰設科曹以待專能設異等以收豪傑則並得矣此漢武所以有將相使絕域之詔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

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蠲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偽黜公府舊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撲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

敢指盜亦自知爲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以爲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蠶食於是易業工商。竄爲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爲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盛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亾聊。愁苦生疾。

有司或拘囚鞭朴。誣以隱慝。至有禮請甫臨而縣梁仰藥以求死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料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真才也。則高值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責貨。而開釋獎勵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

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奸胥而吏益毒語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又曰好事不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張山來曰此真平心之論與宋儒迂腐者不同

禽飛高陽物也故其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其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其匹曰男女曰夫婦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焉

丘邦上曰書以牝言雞詩以雄言狐易之乾坤皆平禮則父母並仄又可交錯又可同歸

古今道理經濟有一種八寸三分帽却人人戴得恰好者切莫認作先儒正心誠意封建井田看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麗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



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為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

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之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門人涂尚律曰吾師書繹序言三代不可復唐虞後世必不可復三代此言秦漢以前文章與世運遞降魏晉以後文章不與世運遞降皆上下千古洞見原委獨創獨到之論足補先儒所未及門人孔尚典曰文運因乎世運則世運足以升降文章文運不因世運則文章足以升降世運或問近世有於八股中能定人品福澤者此又何解曰此人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情不由模擬得者然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也古人如宋之間詩極清高人品乃極卑穢徐摛文極浮薄政事乃極精詳如此者多矣近如崇禎末年浙中三名公文綺縠濁雜傷理害體幾於眯目病風每意節操二字必不可望

於此人及予遊浙則知一公於浙陷時家居自經死二公皆矢節閉戶生死高風故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以言廢人語云蓋棺論定人宜自勉亦毋輕量人也  
聖人之體道也夫其稍合者必錄故不特仁管仲賢晏嬰即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猶以簡取之特叛名教如原壤作偽如鄉愿乃棄絕耳賢人之衛道也嚴其稍不合道必貶故不特斥楊墨鄙管晏雖伯夷柳下惠猶推論到隘與不恭然流弊至宋儒便吹毛



求疵口無完人。若看到隘與不恭處，決不肯以聖清聖和百世之師推之矣。還他隘與不恭，仍還他清和聖人。此所以為大賢之見與。  
作論有三不必：一不可前人所已言，眾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淡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變革之際，舍生取義者，布衣難於縉紳，隱居不出者，縉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死，無分貴賤，貪生則同，布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之所以難也。布衣毀節趨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殊，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之所以難也。

縉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死，無分貴賤，貪生則同，布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之所以難也。布衣毀節趨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殊，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之所以難也。

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脚。做事人最要有略，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略有遠略，有雄略，目前緊要着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略事。

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略出奇。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略。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略。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等類。皆切已之學。其所最重者曰亞尼瑪。卽大學所云明德。至美好。卽大學所云至善。特支分節解。雜以靈幻之

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卽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絕無奇異。而故爲耶穌等說。荒誕鄙陋。反成可笑。嘗讀其書。每每于說理時。無故按入天主。甚爲強贅。吾意天主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造爲異論。乃實之于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

嘗問子弟。何以謂之江西。或對曰。地在江之西乎。曰。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曰。然則金陵古稱江東。何也。曰。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居江南之東。

對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寧國廣德徽池爲江南東路。以今江西全省爲江南西路。人動稱大江以西者誤矣。曰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耳。人世生其地。稱其名。習而不察。如此。其他荒誤。可勝言哉。

或問用人不可拘貴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體。則誰肯爲其難者。而國家何以示甄別。鼓舞乎。曰。差等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旣官之後。以稱職

爲陞遷。積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井田旣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雜差。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過百石。則仍止出正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質諸君子。亦皆

歎服。獨家伯子以為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且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縉紳貪殘。民不聊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何必紛紛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法議之南方尤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即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色色。必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亾。况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芳則謂田賦倏輕倏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奸。

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為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可輕試紛更也。

張山來曰。富民之田。非由攘奪及賤價而得。今勒貧民買田。不知田價從何出。恐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矣。大抵當今治道。惟宜以保富民為急務。蓋一富民能養千百貧民。則是所守約而所施也。甚博也。

或問當今人才如何。便是第一流。曰。以天地生民為心。而濟以剛明敏達沉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人物。



曰此帝王將相之器也。下此何如。曰自帝王至守令。皆要識得此意。方是同氣合德應運之人。特才具有大小。則職任有輕重。爵位有崇卑耳。反是者。雖才不可用。得此失彼者。終是第二流以下人。

跋

魏叔子先生日錄凡三類。一曰裏言。一曰雜說。一曰史論。此則採自雜說中者。然其內論文者居其半。姑為逸之。非故有去取也。予向欲專輯古今以來論文之言。以成一書。自不得不割愛耳。心齋居士題。





其非君子人也。戾氣致殃。當亦可為斯人卜之矣。諸若此者。凡人僅能觀之于其著。而達者類能觀之于其微。著則難于挽回。微尚易可補救。其大較也。周赤之先生所著觀宅四十吉祥相。大抵皆言人之所未嘗言。而究之無一語不在尋常日用之間。人苟能以之自考。與之相符者。益加惕厲。慎終如始。則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否則當如戴淵周處。悔過自新。俾返禍而為祥。化凶以成吉。先生之所造。不誠大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十三

新安張潮山來輯

江都許承家師六校

觀宅四十吉祥相

豫儀周文燁赤之著

案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

昭代叢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

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留麗簪皓首老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可恥孰甚。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大家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恥。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

名代叢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

其醜倍於改適。

不呼優人同坐。

宴客用優人。但當處之別院。登場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卽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爲擊板。

擊板接曲。去優人幾希。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無狡童。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爲之擇配。尤傷陰騭。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裝榜。防閑尤難。作奸殊易。

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爲之不恥。予曰。宜與儻宜革。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几桌上。卽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手持者何物。

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奕碁變為馬弔。風日下矣。與其馬弔。寧奕。中。人。不。解。新。令。不。為。酒。糾。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傭。紛。呶。盈。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少。肯。習。醫。卜。但。能。究。心。心。自。入。細。其。子。弟。能。留。心。於。此。便。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飢。寒。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即此一事。便是與人為善。持齋總是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篋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殆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

凌晨客至。僕從已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姦盜詐。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姓。

卽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卽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

其間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

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奴僕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隸。疎族窮親。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瞻養。亦盛德事。視同奴隸。令供奔走。大傷元氣。

不學蘇意。

輕嘴薄舌。不離幫閒。喫茶燒香。總屬狡獪耳。

口角無閨門事。

言之鑿鑿。如曾目覩。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

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召代叢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

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凡夢俱可告人

夢中所做所為常有不能告人者充至於凡夢皆可以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驗心於夢又云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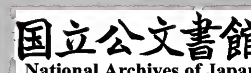
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不可以小而忽之也

肯為人宛轉寄家信

不浮沉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險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為人方便可知矣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

白蓮無為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菴觀

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菴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眼前報應顯明易信不必說活閻王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

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肯看感應篇肯略略體認功過格不必數黃豆黑豆其人已有幾好處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自讀者為迂矣子弟到老不明書旨皆由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

不以病試醫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

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

也。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經驗之藥。常常施人。尤善。

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在坐者間有之。躬送門外。則以為恥矣。待失意人。

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

心。亦令人容易勘破勢利心腸。

受人賀分。即一筭一絲。無微不答。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歛。

怨處。須知其從當。賣而來。

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

以此類推。凡事無改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

亦孝子。亦韻人。如此。則能為祖父報德可知。

不戲謔父執貧友。

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

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聲不聞於外。

言勿論矣。



坐定不問新聞。

省却無限葛藤。

司閽人回。卑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

司閽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不問新又舊。

亦不問人破出。且謂其意。又其意。

其意。又其意。其意。其意。

其意。其意。其意。其意。

其意。其意。其意。其意。

跋

先生為減齋先生尊人。減齋先生顯微闡幽。主持風雅。後輩中有一藝之長者。亦必表章而物色之。迄今歌咏功德者。徧于宇內。今捧讀此帙。益信淵源之有自矣。心齋居士題。

名氏後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跋

上

百文心經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  
字。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  
以陽貨為孔子。虎賁為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于心  
之慈而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軀幹豐偉。氣足善談  
者。咸相與與之。相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  
百二十善。不知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為增減而訂  
定之。王子丹麓緘以示子。盥讀一過。大都溫厚和平。  
誘人為善。蓋所謂借相人身而說法者。吾因思夫相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  
字。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  
以陽貨為孔子。虎賁為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于心  
之慈而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軀幹豐偉。氣足善談  
者。咸相與與之。相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  
百二十善。不知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為增減而訂  
定之。王子丹麓緘以示子。盥讀一過。大都溫厚和平。  
誘人為善。蓋所謂借相人身而說法者。吾因思夫相

昭代叢書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之與命相為表裏術士咸藉之以糊其口然相顯而易見命微而難知若似乎許負唐舉之流其術易于取驗然其後多不能中大率與星士同譏此非相之果不足以定人亦未講于心相之學耳夫貌之惡者吾有以知其心之惡若夫貌之善者吾何敢遽信其心之善蓋雖大奸大詐之人類能飾為淡情厚貌以欺人于不及防使人墮其計中而彼猶儼然以魯連自任者往往有之吾安能盡得善相心者如禹鼎之圖神奸乎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十四

新安張人湖山來輯

廣平宋實穎既庭校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武林沈捷大匡著

立身師法當以古人忠孝為歸便終身韋布亦須堂堂地做箇人絕淫殺意惡

於世態無根的景眼界看得浮于本分空盡的事脚地纔踏得實愛日惜分陰

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

得暇手不釋卷長養神智不蹈才多識寡

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同其是非好惡

嘗操人定勝天之志勿被孔先生算倒

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月之軀翻不如草木

藥石有氣有性以救濟生人

人生雖是戲場須粧一脚正生不貽人非笑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

物來須識破事來須應過

以妻子為屋漏之史官闇行若有嚴刑于旁

丘之禱久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

興寢有節灑掃克勤一念之善可以及人

心如長者在家百役無不斂戢無疾風暴雨之怒

歷艱難知下情經險阻達物偽

識見如立高崗無遠不見

做人讀書行事俱要成片段

凡事不徒為忍耐熟思貴得其情審處貴得其當

作事擔當知柔知剛有終有始

路值其窮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屑徒貧賤節省醫貧苦心醫賤整作透發志氣激

昂

每懷范文正義田贍賑通族不負祖宗付託

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半

值不如意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

敬前輩慕勝已近君子砥礪成善

氣度嫻雅舉止端莊聞事不驚張對奴僕無疾言佶

色

為善不求人知每做一好事不屑屑形諸口躬行陰

德

與人期不失信雖游觀小事風雨踐約

盡心為人謀排難解紛不遺餘力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不改行易操文章有首尾

言語有序當人語次不攙奪

不怠故舊人苟有一行之懿一字之美終身逢人說

項布袍負暄木牀就蔭

持重寡辭。不輕忽言笑。行年六十如老。吃管子豈欺我哉。

對俗客。嗒然無語。遇學士有道。譚說名理。揚權風雅。疊疊移晷。令人不忍遽別。

與物無競。不好上人。不辱人。以不堪。

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

不疑人。以不肖。衣履清儉。面無愧色。

悔過知非。以慚愧為鐵鈎。自制非法。

讀書有得。不私其善。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

不輕信人譽。令進譽者笑我之愚。非恒責其過者。勿

聽其譽。不輕較人過失。

見人家好子弟。輒歎羨累日。

常存教人之心。與人家子弟談文論古。認為堦庭間

物。附書信。不可開折。沉滯。

無益之筵。勿赴。市井譚話。勿談。

自足以當富。做家不期事事完足。

得意之秋。每易愚人。當念目短于自見。

和氣格天之本。筆墨中和之氣。天地之福澤氣也。

事非親見莫說。忌幸人之災。傳人之死。讀史論事。必先稱其所長。并不輕責人以死。

無災以當福。

閒無事以當仙。

不好侈靡鬪勝。好生戒殺。自身享用。着一箇苟字便安。

默處淡飯著述。

酒醉怕謹厚者發狂。棋輸怕退讓者發怒。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橫逆當前。須有李沉不較。狂生訕詈。蒙正不問朝士姓名手段。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

容姑息。

門多士君子。

不念舊惡。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色和平。如說平常事。

每聞紡織讀書聲。

我雖有君子之操。而不挾勝。小人之氣。更見包容。不貴機械智巧。吾以漢陰丈人爲師。

聞人談及閨闈。不便掩耳。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喪祭循禮。

不輕出詩文。示不知甘苦者。

不輕乞假于人。必求仁者之粟。然不當輒以鮑叔望。

人。而。以。管。仲。自。比。至。于。盡。情。竭。歡。

閒中稱謂如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凡入人家不可窺看人文字

凡借人物不可損毀不還書籍必為補治

凡喫食不可揀擇去取王文正公飲食不潔者但不

食而已

斗秤平準交易分明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氣。

活千人者有封殺降者殃及三世

擇福之道不妨與正人君子同禍死忠死孝便是了

生死

男女無博奕戲詈

涵養韜晦與田夫野老一般漸喜不為人識

家居日用雜而不厭不必離境求清

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

然不畱胸中

不稽遲服役人僱值

掃地焚香隱居危坐瀟然事外



男女婚嫁自有定分不為百草憂春雨

兒女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

留心教女為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隲事

子弟當以讀書通世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

千人口宰相藪千人指無疾死

富貴暴集之客與生事惡習家人同為消長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可憐世上金和

寶借汝閒看七十年試取兩詩叅之是一是二

垂老著書悉常有關世道

青山白雲造物特為我設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

涯之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嘗使有條然自得之

趣 兒童不拈蟲弄雀

慎風寒節飲食減思慮目前浮情佚氣汰而藏之皆

留為有益之用闔摩未喚不可先自押到

知人詐偽能含容不務淵魚之察

情恕理遣能知下人飢渴勞苦

不因細事輒躁擾不能耐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名代叢書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自己能站定脚跟作事不聽人唆阻議論不隨聲附和。

多蓄美藥以備急施。

節省宴會浮費以周貧乏。

子弟孝友謙謹能敬祖父親友。

閨人謙婉人求見不輒拒絕。

出必告反必面使父母尊長明知所在不貽其疾之

憂孝敬之中寓禮法防閑之意。

使男女童僕以偷食說謊為恥可知閨門嚴肅。

平心付物不助強欺弱。

每見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惜其為薄命之士輒喚

奈何。

三世自成一忠厚家風。

舉家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

數言少存儒者氣象半字不入浮屠恐為行業不修

而詭云闢釋者藉口。





屑為趨時狗俗者之所為。以故雖選家林立。從不苟以片語闖入其中。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先君子題其集。不唯其文而唯其守。以李翱張籍期之。其為人可知矣。乃殷子匪唯工于文而已。凡國家典禮之掌故。與夫忠烈之風規。以及載籍之異同。先達之文獻。莫不能舉其爵里而悉其源流。此其所述。寧猶夫人之所述乎哉。殷子世居上里。溪流環繞。翠竹萬竿。殷子手一編坐臥其中。以著述自樂。吾甚羨之。因邀致廣陵。俾述其所學。冀以匡我之不逮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五

新安張潮山來輯

同里汪士鉉扶晨校

竹溪雜述

新安殷曙日戒著

予家世受書。恭承先澤。雖不逮曹倉李架之什一。然父子兄弟。晨夕叅稽。致足樂也。詎意中罹兵寇。卷帙鮮存。時從親友假閱。手自抄錄。如期還之。庶幾如宋文憲公所云。人亦喜

以書相假耳。且賦性簡傲，不肯趨附攀援，惟知嗜古。少時浪遊吳越間，頗勤搜採之力。卽故明文集，積至千三四百篇，輯爲媿幽錄如千卷。又別綴瓌細分類雜錄如千卷。茲於豐沛言旋，復檢敝笥中，有係名人賞析者，則沁心透骨，可以廉頑立懦，有係舊蹟詠奇者，則邁往軼來，可以拔地撐天，不妨撫拾遺文，畱貽後學。其餘皆上關志乘，旁証風謠，偶於卹居之暇，述而藏焉。名曰竹溪雜述，因舍西爲

揚之水，中有洲渚，翠竹叢生，予所吟眺處也。著書立說，原非易事，亦非蚤年可以下手，必涉世日深，讀古日博，乃能攷訂精確，辨析詳明，一語一言，絕無瑕釁可擊。故孔子周流倦而始刪定，司馬子長盡天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勒成史記一書。孔子猶曰述而不作，子長亦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常以著作自居，騫名求利哉。王充有云：子雲作法言，蜀賈賚錢十萬，願載於書。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誠

快論也。如今人貪鄙卑汚。無所不至。而文字一途爲尤甚。非但子雲不可學。卽近日富兒。止以持籌爲事。納鏹爲榮。若蜀賈賣錢。願載知子雲之書。必傳大是解人。詎可多得。如此鹿牛。當於李渤瀉山所畜者而求之矣。

昔人有言。積書以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又一人爲轉語曰。未必能賣。蓋不肖之人。逸居無教。資產旣盡。化作蠹魚。持書換飽。卷帙零亂。視收時價。日什不及一。安望其能賣乎。蔡中郎嘗愛王仲宣。有異才。載數

車書與之。固是曠識也。

坡公謫儋耳時。嘗過黎子雲家。遇雨。從農夫借笠戴之。而歸。婦孺咸遮道笑之。公恬若不聞也。今人一登仕版。卽高視濶步。甫弄觚翰。卽吐氣揚眉。修飾如木偶人。而談論之頃。亦必扳敘貴人。妄居名士。意欲欺世盜名。究竟世不可欺。名不可盜。其底蘊盡爲人識。破不亦拙乎。

妙真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予謂淫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

謂之淫貪不止悖入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僭不止踰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僭。鬼神所淡惡也。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時。以至捉襟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固格言也。予自破產以後四十年。祇以筆畊心織。凡事無鴻纖。取給於此。其艱苦不能殫述。然恒念高曾祖考。咸置墨莊以貽孫子。既幸得見知於人。庶幾無忝先世。猶爲享讀書之報也。後嗣

其知之。

予嘗讀屈子天問。柳子天對。歎爲千古絕奇文字。然而天心微妙。聖言難執。其曰福善禍淫。亦在或然。或不然之間。特舉其常數以教人耳。若栽培傾覆。天正因材而篤。苟以惡木而根本完固。雖風雪不能摧。以芳草而枝葉萎黃。雖雨露不能潤。故盜跖壽而顏淵夭。季孫富而原憲貧。豈報施漫然無定乎。或曰。天自開闢。洎今春秋高矣。不無龍鍾暮景。非復昔之聰明矣。固是戲言。亦殊悲憤。



文人廉吏後嗣不昌豈彼蒼特厚愚與貪乎曰非然也造物情狀惟文人善刻劃而摹寫之而且任意雌黃是非顛倒或觸鬼神之忌亂庸頑之心至若廉吏恃氣矯激不徇人情往往執法嚴刑沉寃莫白彼愚者第食粟而全其淳樸貪者止納賄而寬其株連天若憐而恕之已耳

雲笈云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予謂三者惟無憂最難不啻指洗洋自恣詩酒娛情者言也既名爲儒必求其實如

或倫紀未修德業未至一身內外可憂甚多若自食其力盡分之所當爲卽負薪織屨傭春灌園不啻桃蟲食桃壤蟲處壤視彼螳奪蝸爭蟻搏蛛網者奚止庭楹哉

謂天爲積氣乎何以司四時百物之命也何以行健不息而日月五星可以躔度推測得也謂雷爲陰陽相激乎何以形似雌雞鼓翅作聲而往往擊人物也謂海潮盈縮乃隨風飄蕩四方各異乎何以晝夜循環不愆時刻而錢鏐射之而却元人駐兵而不至也

且山何以忽徙。水何以相鬪。磯何以去而復來。墓何以失而復湧。人何以死而復生。見諸史籍固不一而足也。豈可竟以理氣概之乎。

陳眉公太平清話有云。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何以不言讀書。

又云。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皆一人獨享之樂。而與人論古亦絕不及何也。

三國董遇云。先讀百遍。其義自見。梁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溪恥。奈何。今人每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或讀一再過。卽弃去。輒曰。不求甚解。略觀大意而已。求其得作者之苦心。吾未敢知也。

北夢瑣言有云。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爲大

蟲謂鬻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予謂此非盡子弟之罪也。皆由父兄平日不教以義。方俾其親君子而遠小人。以致流於驕佚。若果如鄧禹之有子十人。使之各守一藝。如劉殷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史記。一授漢書。如柳世隆之盛事墳典。以清名遺子孫。如張嘉貞之不營生產。以爲無賴子弟酒肉之資。諸公卓識。超出尋常萬萬矣。非然者。已不蓄德。子弟豈止變爲諸蟲。將爲梟獍之反噬。蛇虺之相吞。甚且伐塚毀祠。爲禽獸所不忍。爲盜竊烝淫。爲禽獸所不盡。爲竟隕其宗。而赤其族者。何可勝數也。

古人有幼而穎異者。如白居易。七月而識之。無二字。令狐楚。五歲能爲辭章。李賀。七歲而賦。高軒過。劉晏。八歲獻頌於明皇。行在王勃。九歲能摘漢書之失。邢劭。十歲能文。五日讀漢書一部。楊億。十一歲。以童子召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以爲秘書省正字。元稹。十五歲而擢明經。錢希白。以十七歲而成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王拱辰。汪應辰。皆以十八歲而作大魁。若洪永以來。有瞿宗吉。以十四歲能卽日倚和。

楊廉夫香奩八卷。凌雲翰梅柳二詞。莫不歎美。解大  
紳六歲口占詩對。名噪朝野。李西涯四歲作大書。景  
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  
尚書。吾郡程篁墩亦以八歲召試。曾魯七歲能暗誦  
九經。一字不遺。何喬新十一歲能議陳子極通鑑續  
編之失。倪文毅五歲卽悟渾天之理。楊升菴七歲擬  
古戰場文。有警句。王陽明十一歲過金山。矢口成詩。  
楊孟春八九歲背誦六經著論鑑十萬餘言。大抵山  
川清淑之氣。鍾於其人。自然生而知之也。或謂夙有

慧根云。

績邑東郭數里許。過小嶺。有石照寺。其山有石壁。廣  
丈餘。瑩徹能鑑鬚眉。就視之。可見數里外人物。昔蘇  
文定公會監酒稅於績。題石照二絕句云。行盡清溪  
到碧峰。陰崖翠壁盡杉松。故畱石照邀行客。上徹青  
山最後重。雨開石照正新磨。烏度猿攀野老過。忽見  
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甚有風致。又云。小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

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  
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也。故。凡。人。語。及。其。所。  
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  
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宐。伊。  
川。先。生。稱。公。爲。間。氣。所。鍾。也。

孔融忘年而友禰衡。蔡邕倒屣以迎王粲。非禰王之  
才。勝於二公也。古人虛中好士。大約如此。

明太祖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宋第言其善者。復問  
其否者。宋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  
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真盛德之言夫。

鮮于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三吳之地。  
貿易浩煩。非他方可比。載周弁陽癸辛雜識。





如此吾嘗取而讀之其措思在有意無意之間其吐語在亦佛亦仙之際其旁通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其靜致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不唯非閒餘不能著且非閒餘亦不能讀矣吾獨怪夫世之著書者應酬世務權衡子母凡其筆之于書者皆出于忙冗之餘亦安得有佳話乎哉虞卿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余謂窮而愁者必且米鹽不繼室人交謫當爾時安能著書能著書者大都皆貧而樂者耳余雖不識卿謀然未嘗不可想見其樂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六

新安張湖山來輯

平山崔岱齊青峙校

閒餘筆話

古吳湯傳楹卿謀著

予閒人也性好靜閉門兀坐杳如溪山悠如永年類禪家之寂已而世事及我一切遣往不問我不累物物亦忘我遂流而為懶既乃頽澹幽默心忽倦去投足一榻作土木形骸竟日不聞履聲且積



而成病。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晝。臨風之晚。待月之宵。澆書攤飯之餘。篝火篆烟之暇。皆閒時也。造物者秘為清福。而人不能享。以本無閒情故。予獨以閒情領受之。則天清地曠。浩乎茫茫。皆吾閒也。皆足助我閒話也。雖然。話亦何擇之有。白雲往還。星月自出。以為太空之話可也。風葉鳴廊。江波白湧。以為大塊之話可也。夕秀始吹。草蟲雜作。以為萬象之話可也。惟其閒閒爾也。而吾置身此間。不已餘乎。吾又以其

閒而為話。不尤餘之餘乎。吾愛吾餘。輒付此卷。或莊或諧。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罵。或醒或醉。或獨或偶。或出或處。或見或聞。無乎不開。無乎不餘。則皆可話也。吾話吾閒。亦閒也。人知吾話之為閒。而不知吾話之閒。為閒之餘也。昔蘇學士強閒人。說鬼不免犯妄語。戒子喜聞閒話。而苦不得閒人。因邀中書君話之。中書君即予之閒人也。中書君閒矣。而予益復閒。閒情一篋。宛在十指間。何必妄言妄聽。借鬼語作舌本。毋乃耳根未淨乎。予舌

本既強耳根復清。因以其閒閒及中書君。而中書君相過。從時輒為閒時閒境一助。自今以往。庶無餘閒逸。此卷外。此中間話。日夕自佳。惜不令蘇學士掀髯聽之也。

聰明能誤人。不如懵懂。文章能亂世。不如朴誠。意氣能隕命。不如優容。衣冠能厚顏。不如草野。

原評 名言可銘座右

胸中涇渭清濁之流自如。皮裏春秋雌黃之口何在。彼日以標榜為事者。吾祝其生生世世為喑啞之人。

庶足懺悔。冤業解脫。殺機耳。

神仙是英雄退步。然此事率多寄托。須知張子房暮年用不著黃石公。不得不借赤松子為好結果。當日辟穀。畢竟是英雄欺人。若果神仙可作英雄收場。則秦皇漢武。何不自日飛去。

吾輩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時時可死。則身輕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則性善而業緣不墮。此儒宗禪悅不二法門也。若心境本不清曠。飾放誕為風流。事跡本不光明。假

慈悲為因果。地獄之設。正為此。人。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為。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方屬英雄血淚。真事業真性情。俱在此中。非復兒女情長。執手涕泣比也。

原評 如卿謀言豈有淚乾時耶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過舊遊處。憫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未免有情感。均頑艷矣。然以情之最惡者言之。

不若遺老弔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為悲憫。可憐。

原評 古詩云可惜歡娛地。都非年少時。又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每一諷詠。殊不勝情。如卿謀言有同感矣。

風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韻士美人。尤為親近。意中嘗設一佳景于此。願與天下有情者居之一庭。一院。一花。一石。一簾。一几。一塵。一屏。一茗。一香。一卷。一軸。然後一妾。一婢。一絲。一竹。一愁。一喜。一謔。一嘲。乘興則一樓。一臺。一觴。一咏。倦遊則一枕。一簟。一

蝶一槐。夢覺徐徐。兩美在側。一寐一寤。一儂一抱。當此之時。只愁明月盡矣。

原評 但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耶。極意作詩。不必得詩。窮形作畫。不必入畫。淡于詩畫者。正于不著筆處遇之。予嘗登樓遠眺。見樹頂藏鴉。山嵐滴翠。便如身在畫圖中。又嘗扃戶靜思。見竹影搖窗。茶州裊日。輒覺詩情落紙上。乃悟坐卽有詩。行卽有畫。簡文所云會心處不在遠。東坡所云時于此間得少佳趣也。但不堪向莽漢饒舌。恐滅我輩清福。

耳

吾輩一生得秋氣多。便是雅人。淡致若得春氣。則近于思婦。得夏氣。則近于熱官。得冬氣。則近于隱士。固當以蕭瑟清曠。蕩我襟情。兼持萬斛秋光。為世間療俗耳。

一日之間。人各有習。習各有時。時各有宜。養德宜操琴。練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

鶴孤况空聞。蛩涉趣空觀。魚忘機空飼。雀幽尋空藉。  
草澹味空掬。泉獨立空望。山閒吟空倚。樹清談空剪。  
燭狂嘯空登。臺逸興空投。壺結想空欹。枕息緣空閉。  
戶探景空攜。囊爽致空臨。風愁懷空佇。月倦游空聽。  
雨元悟空對。雪碎寒空映。日空累空看。雲寄歡空拾。  
釵揮憤空擊。劍遭亂空學。道臥病空叅。禪療俗空避。  
人破夢空說。鬼識此意者。一遊一賞。悠然自得。何憂  
不合時空耶。若予心慵手懶。身外俱空。無乎空也。無  
乎空。是以無乎不空也。

文君當鑪卓王孫。恥之却爲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  
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遠山風流宛然可  
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  
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耽憂耳。思之失  
笑。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右粲徒步往。不通主  
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  
至門。方知是袁尹子。謂車騎不至爲高。旣已徒步而  
來。何必乘軒而返。將以此明高耶。抑市重耶。卽此未

能免俗便是一重公案。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子曰既已無可奈何何必又喚奈何展成笑曰使子野聞此言必又喚奈何矣。

展成自號三中子人不解其說予曰心中事揚州夢也眼中淚窮途哭也意中人返生香也我北猜詩謎的杜家何如展成笑而不答。

展成作夏子夜歌云招郎採蓮去宛在水中沚郎自採蓮花儂自採蓮子因自註云不採蓮花焉得蓮子

予云註脚妙矣請下一轉語曰只顧採蓮花又那得蓮子相與絕倒。

金陵歸展成從水路而予登陸展成寄語云君欲消受曉風殘月耶予答云誠不如君唱大江東去。

予與展成會飲一家客方聚訟適進蛤蜊展成笑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或問此何人語予亦笑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

展成嘗云月犯少微戴逵求死乃應在謝敷可見蒼蒼者自有真品題不爲處士虛聲所誤今人纔能握

管便自號文士。脫一旦文星有厄。吾知人人有一篇自祭文矣。予應之曰。此曹徒亂天下。人鬼俱憎。吾寧屈辱文星。權令大家應兆也。得名場乾淨一番。但恐冥司自有公案。不欲令豎子成名耳。雖然今日謝敷非卿而誰。設不幸月犯少微。卿劇可危。爾時卽不作自祭文。亦須以諛墓累及我也。相與狂笑不已。

原評 孰意今日謝敷卿謀當之耶。諛墓之謔顛倒及予。能無車過腹痛之感。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

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如奇才耶。內子從旁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領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覓一位杜小姐判送氤氳司矣。

展成嘗語予云。昔謝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予亦謂天地茫茫。止有萬斛愁。予獨得九千斛。世人合得千斛耳。予曰不然。萬斛愁。君獨得九千斛。世人又派去千斛。

然則置我何地。還是萬斛愁。爾我各分其半。大家得五千斛。彼世人者無與焉。此言頗得平否。展成首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

向讀尤悔菴先生西堂雜俎。其傾倒于湯君者實甚。屢欲購湘中草讀之而不可得。及西堂全集出。始見其書。誠有如尤先生所云者。湯君雖早賦玉樓。然觀其閒而有餘。苟以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之說。準之則二十五年之壽。便可作五十觀矣。心齋居士題。





御試時自以為于清書尚未爛熟自願留館學習三

年高宗大史千余卷世宣一日以

聖主深嘉其志如其所請而漢文與楷書尤克當

上意假使太史當日清書爛熟必將專心翻譯雖有

滿漢兼考之諭亦安肯獨異于眾復作漢人文字邀

當宁之嘉與乎乃知天下事類皆以無意得之有非

人力所可致也至夢中之句預兆于先適為詩句作

結而名數又適與戴公相符斯則更為奇絕耳新安

張潮題

昭代叢書卷十七

新安張潮山來輯

長洲尤珍慧珠校

暢春苑

御試恭紀

溧陽狄億向濤紀

甲戌三月初二日車駕自霸州回初五日兩院

長奏請散館

上命內閣擇日考試次日

昭代叢書御試恭紀

上幸暢春苑。面諭閣臣云。庶吉士散館在暢春苑好。蓋以舊例或在體仁閣。或在保和殿也。十二日。吻爽。諸臣集院東御柳下坐。辰刻。上御澹寧居。內閣九卿啓奏畢。諸臣以次引見。每十人爲一班。凡三十有四人。億名在十之五。

上坐御榻。以次詳問。兩院長跪左側。一一奏對訖。

天顏喜甚。見畢。

上入內。諸臣皆出。閣臣請命題。

上諭內閣擬進欽定。於是諸臣復以次入。在澹寧居。

階下布席。澹寧居爲苑中聽政之所。凡三楹。不甚高。繚以長廊。無丹績彫鏤之飾。雖史傳所稱茆茨土階。何多讓焉。少頃。閣臣捧黃紙朱字題。二授兩院長。院長以一授修撰。臣戴有祺。以一授庶吉士。臣楊中訥。閣臣復傳。

上諭云。爾等清書翻畢。將漢書題目都做來。諸臣就位。申刻。賜膳肴八點。四湯飯各一復。賜茶。茶罷。行三叩頭禮謝。恩。先是未試前十日。夢與同年戴。綬同几席。試殿廷而戴卷視億卷。差大。心甚怪之。未。

幾突起燄火一切就燬蒼黃逸出相視笑曰此番我  
 卷當與君同矣又一友人來前曰君向以不鼎元為  
 快快今日之事定是佳兆安知昔日所云日華高照  
 處佳氣正網緝者不驗在今日耶因思戴固漢書也  
 卷安得與億同且平時亦未有此詩句真屬不解然  
 有生來所得異夢往往奇驗豈昔夢不虛而今夢乃  
 相玩弄耶御試舊例習清書者不得及漢文至是  
 特諭滿漢文兼考億思兩年間奔馳南北國書尚未  
 嫻習

天顏只赤何敢草草欺誑六聖明遂不復措意國書  
 止作仁是天地之心論賦得別館春寒淑氣催五言  
 十二韻即用夢中句子作結跪四御榻前直陳云臣  
 蒙無皇上殊恩於稠人中拔置庶吉士未及三月給假南  
 還至上年十一月赴館肄習日淺實未精熟今若冒  
 昧翻譯直是欺三君父臣既不敢欺又不忍負  
 皇上拔擢之恩伏乞再留教習三年以圖報稱於是



內閣諸臣竟將億卷附漢書之末而名次適與戴相連。嘻異矣。越三日。

上親閱國書諸卷多不稱。

旨切責院長嚴加處分。獨億以漢書文字兩蒙。

皇上激賞。竟欲拔置第一。內閣諸臣格於舊例。奏億

卷無清書不便遽置高等。

上沉吟良久。問狄億年紀幾何。閣臣對年紀很小。

上曰狄億漢文甚佳。字亦是文人之筆。且情願學習。

志甚可嘉。着再教習三年。伏念億草莽單寒。行能無

算遭逢。盛世幸逢清班。今復邀此異數。後先情事

竟與夢中一一符合。天恩高厚。儼然監儒。何從報

答。惟有捐糜頂踵。以仰酬夫萬一而已。翰林院庶吉

士臣狄億恭紀

此不遺言  
 卷十七  
 御試恭紀跋  
 跋  
 種種文字皆古勝于今而翻譯之學則新勝于舊苟  
 欲以國初之翻譯施之于近日之文章恐未必能  
 曲折如意也矧翰苑詞臣尤不同于一切諸臣者乎  
 然則狄太史之所謂未之嫻熟願更學習者蓋欲已  
 精而益求其精云爾宏其允當  
 上指也心齋張潮

跋

種種文字皆古勝于今而翻譯之學則新勝于舊苟  
 欲以國初之翻譯施之于近日之文章恐未必能  
 曲折如意也矧翰苑詞臣尤不同于一切諸臣者乎  
 然則狄太史之所謂未之嫻熟願更學習者蓋欲已  
 精而益求其精云爾宏其允當  
 上指也心齋張潮



殊可惜也。按文獻通考。凡書之不可以經史及集名者。悉以子名之。而別為九流。如荀揚則屬之儒。如老莊則屬之道。如孫吳則屬之兵。如申韓則屬之刑。夫以老莊諸子之為道與兵刑可也。以荀子揚子屬之儒不可也。無論其他。劇秦美新之文。與性惡二字。已得罪于聖賢矣。他何足論乎。王子丹麓卜居松溪。其筆記之書。名松溪子。雖每條不過數十字。而精言名語。絡繹不窮。其體制似老。其純粹似賈董。而過之。殆必衷于聖賢之旨者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八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西洽 吳允嘉 志上 校

松溪子

仁和王焯丹麓著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水不養。腎竭者。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汎濫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



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此可以弭盜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疊石為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

以

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濶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不由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為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其貪可用也以之為學則學日深以之為善則善日積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柁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

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爲已甚。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耳雖聰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卽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

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擗擗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

獨之學。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為天下式。名譽身之賊也。恩愛身之仇也。富貴身之累也。忘其累。泯其仇。以遠其賊。則幾矣。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夢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人之有善惡。賢不肖。猶天地之有麟鳳虎隼也。虎隼之暴。天地且不能絕其類。顧人欲無惡與不肖。何隘也。然隼雖鷲。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亦相期勉為賢善而已矣。猛虎之勢。奮于一撲。至再而三。獵人得以乘其後者。蓋勢盡于所長。而人窺其所短也。故人用勢。不如保勢。保勢者。勢乃益長。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



矣。

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亾。以術欺人者敗。以巧  
 舞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  
 格。恃其才者必為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  
 可恃。况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  
 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  
 美人少子。豔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  
 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歛。夫天道不翕則

不能闢。况人乎。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可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  
 可得安也。害人損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  
 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  
 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  
 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譽  
 者必先譽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  
 先利人益人。  
 積宦者危。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慾者亾。惟積德于

人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亾。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暗。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僞。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倨。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使賁育與童子遇。則勇失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失矣。使毛施與魯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

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賁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媚神求福。不如爲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爲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爲媚禱神。必不歆。

陶人之爲陶也。取諸土而爲缶。爲盂。爲盆。爲盎。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浸假毀敗。所爲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囂囂然乃過別其爲缶。爲盂。爲盆。爲盎。何



不敗散於海內皆其心憂外也

外其憂樂其來與非皆與之雖曾入林樂而為其

打者亦萬山中分封雖其地水樂誠其地亦無以

新之焉其憂樂之然其節非皆以于然其節也

其外之節然其心亦泡其終而無之今聞其書亦會

其外之節然其心亦泡其終而無之今聞其書亦會

其外之節然其心亦泡其終而無之今聞其書亦會

其外之節然其心亦泡其終而無之今聞其書亦會

